

原創文學受冷視

香港當局的文化政策是把大部分資源放在表演藝術，舞台上的表演畢竟熱鬧得多了。殊不知，許多電影、戲劇等表演藝術都是改編自原創文學。文學是文化藝術的靈魂，香港這棵文化大樹，如果缺乏文學這一元素，肯定是蒼白的。

大抵時任香港藝術發展局王英偉主席聽了我一番不是牢騷的牢騷的誠意所感動，讓我做一份「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給藝發局評審委員會參考。《計劃》提交藝發局後，擱置了近一年，後來聽說這份計劃歷經一番艱難曲折，才勉強通過，結果是資助一年。

近年香港政府官員對大灣區的建設，高唱入雲，大都是從經濟着眼，但從文化角度去建設大灣區，相對廣東、深圳、澳門等地，無疑是大大落後於形勢。

在籌辦「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我們通過種種努力，邀請了大灣區32個文化團體、高等教育機構作為合辦或協辦單位，其中包括大灣區作家協會、傳媒、大學，整合了大灣區文化社團，陣容鼎盛。相信這是大灣區建設最具規模的一次融合，口碑極好。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共



◆《大灣區文學徵文獎得獎作品集》書影。

作者供圖

分兩部分。一是創闢「明月灣區」文學園地；二是舉辦「大灣區文學徵文獎」。

根據與藝發局簽訂的合同，「明月灣區」內容有三分之一是介紹香港文學，有三分之二是介紹香港以外的大灣區10個城市的文學。因篇幅所限，過去一年大灣區城市我們只介紹了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中山的文學，其餘城市的文學，來不及介紹，這是令人遺憾的事。

至於「大灣區文學徵文獎」，分別設立公開組、大學組、中學組，自去年7月開始徵稿，大會籌委會已收到作品4,000多份，投稿踴躍，涵蓋了海內外作者。

這次徵文獎各個獎項將在香港國際書展揭曉，為此我們還邀請了關心大灣區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學者在書展期間舉辦大灣區文學論壇。

原本建構大灣區文化，是政府的本分，屬於政府行為。遺憾的是，我們努力建構的大灣區文化

架構，卻要隨着這一年度「計劃」的結束瓦解，這是一樁令人痛心的事，這也是無可奈何的奈何！

這一年，因添了《明月灣區》這一升園地，在同人努力耕耘之下，終於長出斑駁駁的花卉，逐漸形成氣氛。

一年將盡，離收成還有一段路，已要落幕告終。

(下)

創新驅動發展

上周，我到北京了列席了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非常有收穫。這次會議圍繞「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協商議政。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出席主持開幕會，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應邀出席會議並作報告。

丁薛祥在報告中指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工作，堅持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地位。他提到要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強中共中央對科技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健全新型舉國體制。

什麼是新型舉國體制？和傳統舉國體制有什麼不同？有委員認為既要發揮政府作用，又發揮市場配置科技要素的作用，變「集中」為「集成」。大家也都贊同，新型舉國體制是充分發揮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我覺得國家已經進入到一個創新的新型階段，我們可以實現很多國家不能做到的事情，我們需要繼續團結一致，克服困難，通過科技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

我對丁副總理提到的情懷也深感啟發和激勵，很多事情往往迎難而上，明知難往而欣然往之，我人生的很多目標也往往是敢於創新，堅持不懈，才完成夢想。情懷往往是一種勇氣，一種動力，從這點上來說，正如我上周專欄中所說，科技與藝術就是相通的。藝術能夠陶冶情操，抒發情感，啟發創新，科技的發展也源於人們對於美好生活的情懷、追求和創新。我在這次會議的討論中提到如何促進科技與藝術可以相互賦能，創新思維，也是一個重要課題，需要國家和特區政府納入大局規劃和重點

推動。創新思維不僅僅局限在科技方面，是整個國家民族的思維和素養，也需要通過藝術、教育等多方面長期的堅持滋養，這同樣也是科技發展、自立自強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香港特區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因此在創新思維方面更有廣闊的眼界，更應該在各個方面吸收全世界的優秀創

新成果，為國家科技的自立自強提供創

新思維的土壤。

上周，「香港科大—雄芯一號」高分辨光學衛星，在甘肅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並成功進入預定軌道運行。衛星將用以監測全球環境、災害及可持續相關的遙感數據。這也是香港高教界首枚衛星。據悉，這次衛星升空計劃還有4名科大學生參與，為了培養年輕人對航天領域的興趣，科大在新學年還開辦「衛星遙感中的人工智能應用」及「太空監測氣候變化」兩個科目。這也是培養年輕人的創新思維，高校師生參與的發射衛星相信在全球也是開了先河，國家如今的航天科技水平又為香港在遙感技術方面接軌世界，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當然，如何在香港進一步培養好年輕人的創新思維，我覺得還有3點值得留意，第一弘揚謙遜美德，敢於創新與謙虛學習他人處應該和諧共進，只有謙遜才能發現不足，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斷提升。第二保持更開放的國際視野，香港的獨特優勢就是要更好地吸收全世界的現代化成就，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助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是發揮香港國際性之所長為國家所需服務。第三讓更多的年輕人享受到創新的紅利，重視創新人才的待遇，保護知識產權，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

暖心正義難破人性醜陋黑牆

樂壇國際巨星李玟之死，她的圈中好友們和歌迷們，無不為她的「紅顏薄命」、英年早逝感到悲痛惋惜（包括筆者）！但，李玟生前的一段錄音說話，道出了她曾被音樂選秀節目《中國好聲音》的某位女副

編導「欺凌」事件，在內娛「炸開了鍋」，不少在節目中曾受邀擔當導師的著名歌星及參加過《好聲音》競賽的學員，紛紛站出來指責該節目其實是「黑幕重重」，並不如該節目表面上說的為歌壇發掘新人如此「冠冕堂皇」，實在是為「一己私利」或利益面前，露出了她人性醜陋的一面！

遮醜布被撕開了，雖說會對一些「真人騷」的製作單位有所「警醒」，可是大部分亦都是「善忘」之人，被「暴擊」起的良知或正義心又能維持多久呢？皆因「人性」是最難控制及善變，所以才有「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之說。

「在大是大非面前，演藝人都會團結起來，就如哪裏有災禍發生時，他（她）們也會獻出各自的能力所及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們，不過這次『李玟生前曾被節目人員欺凌事件』，有些人『大聲疾呼』地要求某某演藝人站出來表態以示『撐』李玟，此舉令這班演藝人十分尷尬，一來是他（她）們不曾參與過《好聲音》的演出，二是演藝人也因自身的種種原因不能面說些什麼，他（她）們亦需要『被理解』！只有面對『證據確鑿』仍『死不知錯』、厚顏無恥的人才應該『被迫責』；況且根本就沒有半點側隱之心的人講『人性』，簡直就是『對牛彈琴』。是對『沒皮沒臉』的流氓、自以為是的人也只能『嘆奈何』！縱然是執法機關也必須在有證據對方是犯了法，才能將罪犯『繩之以法』！有正義心的是值得讚賞，然而也要理智冷靜對待『不公不義』的事，不應有事發生就針對某一撮人來起哄，增加無辜者的心理壓力。」

娛圈中人亦指出：「娛圈中人多是『講交情』，但有情有義的亦不在少數，可是『人性』各異，難免有在某些事情上會產生分歧或矛盾的時候；最近，內地娛樂圈就有一種不大融和的氛圍，就是有流量的紅小生小花們，跟多位老戲骨演員相互嫌棄，前者有人指部分資深演員經常對後輩們擺出『倚老賣老』的姿態，什麼事都指指點點的；而後者就指有當紅的後輩自恃流量，對資深的前輩不夠『尊老』，一副『驕傲』的心態而不自覺……沒修養沒素質。」

而心理學專家學者都認同「三觀正」的正常人自然會讓心裏的良知和善心發芽至莖葉成長，相反某些有財有勢的，認為自己是「高人一等」，良知早已「枯死」；所以話人性才有正義與邪惡之分，呼應着「善惡到頭終有報」的人生哲理。

動起來

這陣子一直在想房子的事，之前跟家燕姐去過中山南頭的海雅繽紛城看他們的新樓，便心念念想回去買房子，尤其是聽售樓員的介紹，他們介紹得很清楚認真，還有是他們誠懇的態度，我覺得他們比香港的售樓員更能令顧客覺得體貼、踏實！也許是這個集團的培訓，出了一批有水準的售樓員吧！

當然樓房本身的質素是最重要，我知道香港有不少認識的朋友也到過當地視察，有人已迅速地買下作為自用，亦有些是買來給在那邊生活的家人。以前對房子沒有特別的需求，也沒有投資的概念，有間自住就可以了，此時反而有在內地置業之意，相信是因為有了大灣區生活圈的氣氛，也吸引到我這個不進取不積極的人也要動動！

我在中山的親友，有一家人多年前已自建房子，從一間破舊但很有保留價值的農村房子，二話不說地把它拆掉重建，先改建成為兩層的新建築，我卻並不欣賞，不過那是他們的房子，我不能指手畫腳的。再過了幾年，他們又另覓土地另建一幢3層大屋，但那時子女已陸續出國，一個美國一個澳洲，再之後一家都離開了故鄉，那些房子全部賣掉，我看是十分不捨，卻也沒有辦法，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追

求、自己的生活，我給這親友也只有送上祝福！另一位親友則早早賺到錢，建了一間大屋在鄉間仍不滿足，很快便轉到城中的獨立屋，3個人住3,000幾呎，當時還說留一個房間給我的女兒，因為女兒是他們的契女。說是那樣說，不過沒多久他們的養女也出嫁了，嫁到也是擁有獨立豪裝的大屋，令到我等港人羨慕不已！

今日國家不斷有更好更新的改變，儘管在某些人眼中，房地產市場沒有過往般不斷上升，但國民買房自住仍然熱度不減，也影響了我們這些要求安穩自在的港人的心情！

以前對房子沒有特別的需求，也沒有投資的概念，有間自住就可以了，此時反而有在內地置業之意，相信是因為有了大灣區生活圈的氣氛，也吸引到我這個不進取不積極的人也要動動！

我在中山的親友，有一家人多年前已自建房子，從一間破舊但很有保留價值的農村房子，二話不說地把它拆掉重建，先改建成為兩層的新建築，我卻並不欣賞，不過那是他們的房子，我不能指手畫腳的。再過了幾年，他們又另覓土地另建一幢3層大屋，但那時子女已陸續出國，一個美國一個澳洲，再之後一家都離開了故鄉，那些房子全部賣掉，我看是十分不捨，卻也沒有辦法，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追

求、自己的生活，我給這親友也只有送上祝福！另一位親友則早早賺到錢，建了一間大屋在鄉間仍不滿足，很快便轉到城中的獨立屋，3個人住3,000幾呎，當時還說留一個房間給我的女兒，因為女兒是他們的契女。說是那樣說，不過沒多久他們的養女也出嫁了，嫁到也是擁有獨立豪裝的大屋，令到我等港人羨慕不已！

以前對房子沒有特別的需求，也沒有投資的概念，有間自住就可以了，此時反而有在內地置業之意，相信是因為有了大灣區生活圈的氣氛，也吸引到我這個不進取不積極的人也要動動！

第一次穿防水保暖衣，穿上去

非常「駕馭」，頸和腳也有膠管封着，滴水不能進，但一進河裏便知道真的效用無窮。雖然是夏天，但北海道的山水還是很清涼，我們不習慣，一手摸下去便覺得寒徹入骨，後來叫我們玩跳水，在水裏不出1分鐘便覺得渾身冷了。

導遊們反而襯衣短褲就夠了，還說剛剛好。有趣的是做

激流生意的，竟多是尼泊爾人。

問下去才知道，原來尼泊爾很多激流，他們一玩便是十多天，會

生產隊的夏日時光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夏天，是集體化生產勞動最集中最艱苦的階段，我當時在上小學和初中，「雙搶」（即「搶收和搶種」）是那時最流行的詞彙，學生老師正常放假兩個月，連機關幹部也有半個月的「農忙假」，來幫助家屬勞動以支援農業生產。農諺曰：「上半年怕舊田，下半年怕舊秧」，意思是說，上半年把稻田整理好後要抓緊插秧，整理好的田地時間一久肥力降低，下半年蒔田（插秧）秧苗更關鍵，放久了影響生長，所以抓緊插到田裏去，不然會影響稻穀產量。

天上驕陽似火，田園金色耀眼。到處熱氣騰騰，收稻插秧正忙。

大集體中強度最大，動員能力最强和考驗社員勞動成果最有效的時節就是這個盛夏的兩個月（農曆六、七月），早稻的收穫佔生產隊一年總收穫的七成，而短時間內收稻、晾曬、入倉和交公糧，以及催芽、育秧、插秧，施肥和田管，生產隊長就是總指揮，他要事無鉅細地操勞，精打細算地籌謀，嚴絲合縫地派工，公正正派地分配。百十號人的溫飽繫於一肩，鐵打身體，超強精力，可謂是社員的主心骨，大隊裏生產經營的排頭兵。

「雙搶」歷時整整兩個月，勞動中，社員們頭頂驕陽，腿駐灼水，汗流浹背，晝夜相連，沒有扎實的體力和無私的奉獻精神真的是很難堅持下來的，好在那是一個吃苦耐勞和富有集體主義榮譽感的理想時代，而就是在最最辛苦的時候，社員們只要能吃飽飯就是最大的滿足，在那繁瑣的時候，午飯全部送到田頭，茄子豆角重油重鹽炒成，剛收成的香噴噴的新米飯外加一大盤海帶湯就是犒勞社員的美食了。

「雙搶」結束後，生產隊幹部為了犒勞勤勞

而疲憊的社員，會舉行「做圓工」的美食盛宴。這天，人們不用勞作，隊裏青壯社員齊動手，在寬敞的曬穀坪上打糍粑，然後社員各自端回家中，一家老小都能享用難得的美味，條件好的社隊，也有宰幾隻肥鴨，鮮美非常的鴨肉，漂着油星的鹹香馥郁的鴨湯就着糍粑在唇齒間回味不盡，應該說是屬於那個年代的美味記憶，以致幾十年後在老社員的腦海中美味仍然久久不散。

我當時十來歲，雖然不是社員，不要參加大集體的勞動，但也是有「重擔」要挑的，跟在收穫的稻田後面「牧鴨」，一個夏天下來，兩籠鴨從挑起來輕飄飄到壓得肩膀生痛，最後只能放下鴨籠，一根竹竿在手，引得肥鴨進山坑，走水道，踏禾田，尋草地。

農事繁忙，勞心費力，家庭重擔促使父母親，既不耽誤生產隊勞動，又要想方設法增加家庭收入。他們遍找野生仙草，收割後備用，在寨背墟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灶堂塞柴火，仙草在大鍋的熱水中煎熬，父母在悶熱的廚房中煎熬，至少熬至3個多小時，鍋中之水已成墨色濃湯，裏外也已草香撲鼻，雙親急忙把仙草水舀到大水缸中，按比例加入澱粉，加蓋，夜已深，疲累的一家人終於可以進入夢鄉了。

明早，神奇的一幕發生了，一缸水變成了油亮的膠凍。把膠凍分裝在水桶中，帶上蜂蜜水和白糖，馬上要趕到3里外的墟場的麻竹叢下，那竹叢是墟市最陰涼之處，背向溪河，清風習習，面前是一條通往墟壩的寬大台阶，故而人流最集中，是支小攤最好的位置，而中午是墟市的黃金時節，人們一般要上午收工後才去，酷熱難當，我家的仙草凍最受歡迎，加白糖的3分一碗，加蜂蜜的則5分，一般都能空桶而歸。囊中一把角票分幣，若有一兩張紅色

的1元票，已是超過收入計劃的了。有時去太陽當空，而後颱風下雨或者陰天，仙草凍滯銷了，剩下大半心中雖然不快，但平時捨不得吃的仙草凍一家人可以放開吃了，當然我們不加糖，用另外一種吃法，放鍋中煮熟，加油鹽蔥，則又香又嫩，入喉潤滑，勝過豆腐滋味。

當然，「雙搶」季節並不都是繁瑣的，一個「禮拜」（星期）才有一虛的日子，也可以放鬆紓緩一下緊張的神經，有的隊長會讓社員早上7點提早上班，11點鐘就可以下班了，有時下午也不必出工。在那時，人們最羨慕供銷社的職工了，他們一年到頭不用風吹日曬，而且掌握物資的分配銷售權利，供銷社有日雜、農資、百貨、糖煙酒等各個分支門店。而我們喜歡逛百貨布匹門市櫃檯，一排排五顏六色的布匹整齊齊地碼放在貨架裏，顧客的手把寬大的檯面磨得鋒亮，穿着白的確良的微笑年輕女營業員熟練地招呼和服務着，這是一幅賞心悅目得彷彿把四季和自然的色彩都搬進來了的看電影似的場景。

赴墟趕場，也是有明星的。「吸粉」多的應該是鄉村老師吧，他們的相貌舉止淡定雍容，衣衫潔淨，自然有別於風來雨往的農夫，雖然那時候宣傳的是「勞動光榮」的時代風尚。而在七十年代後期恢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以後，人們（特別是年輕人），自然把目光轉向了那些能夠得到命運青睞的少男少女，這些少年去年還是跟我們一樣土頭土腦的，只有短短的一年時間，腳上穿的是皮涼鞋（而我們是人字拖），一身得體的襯衫，肌膚白皙，言談舉止帶着大城市大方人的自信。而在當時，能夠上學的不算是鳳毛麟角，也是百裏挑一的，只要進了大學（中專），農民的孩子一生算是洗腳上岸了，再也不用土裏刨食了。

急流樂